

版權為作者及報社所有
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

為甚麼坐在街邊哭？

劉以鬯

版權為作者及報社所有
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

警察問老太婆：「為甚麼坐在街邊哭？」

老太婆用手背擦擦淚眼，答話時聲音微抖：「強仔說來接我的，到現在還不來。強仔是我的兒子，以前很聽話、很孝順；娶了上海婆之後，就不大聽話、不太孝順了。上海婆顴骨高，一副剋夫相，講話顛三倒四，走起路來屁股東扭西捏，教人看了很不順眼。當初，我叫強仔不要娶她，強仔死也不聽。我對強仔說：抱回一隻豬姆也好過娶這種女人。強仔死牛一邊頸，瞞着我同上海婆到大會堂去註冊了。上海婆入門後，老是板起面孔。十問九不應，乞人憎！不過，這還可以忍。她不喜歡我，我也可以不喜歡她。不能忍的是：上海婆入門兩年多，肚皮一直癩塌塌，連個屁也沒有放過！不孝有三，無後為大，我只有強仔一個兒子，傳宗接代全靠他，上海婆不生，對不起我們陳家祖宗。先生，你不會不知：上海人不同我們中國人（註），煮餸總是亂倒豉油，煮出來的餸，黑得像墨汁，鹹得無法吞落肚。還有，上海人講話捲着舌頭，不清不楚，嘍哩咕嚕，聽起來像鬼話。和這種人住在一起，水加油，怎能合得來？講開又講，上海婆吃臭豆腐的事，我也不能忍。我最怕臭豆腐，聞到就作嘔。上海婆偏偏最中意這種臭東西，將它當作山珍海味。先生你大概不會知道臭豆腐是怎樣做的，你要是知道了，一定也會作嘔。樓下土多的單耳超在臭豆腐作場打過工。據講做臭豆腐只有一個方法：從街市買臭蝦水和臭魚水來，將豆腐浸到臭！你說，這種東西邋邋不邋邋？上海婆就是中意吃這種東西，只要聞到煎臭豆腐的臭味，隔兩三條街，也會奔去買來吃。我不明白上海婆為甚麼……」



裏有生水或油漬，總要拿去廚房自己動手再洗。有時，我身體不舒服，她一定要強仔陪我去看西醫，我不去，她就板起臉孔生氣。一個人身體不舒服，只要在菩薩面前磕幾個響頭……」

警察問老太婆：「既然你的兒子不來接你，為甚麼不回家？」

老太婆擤了一把鼻涕在地下，將染有涕水的手指在衣服上抹了兩下，答：「剛才不是對你講過了，今天搬家。強仔知道我已上了年紀，搬不動粗重東西，帶我到這裏來看電影，免得阻手礙腳。說實話，我是不喜歡現在的電影的！不過，強仔要我看，我不能不看。剛才那部電影從頭打到尾，成龍老是握緊拳頭蓬蓬蓬的打人，別人也握緊拳頭蓬蓬蓬的打成龍，打得頭破血流，還要打。看這種電影還不如坐在家裏看電視，看電視有時可以看到新馬師曾、任劍輝、白雪仙、梁醒波主演的片子。任白波的電影有情有節，唱功好，做功好，比現在的電影好看得多。強仔與我不同，對成龍着了迷，只喜歡看成龍主演的電影，今天我們搬家，他就帶我到這裏來看成龍。強仔是個好孩子，娶了上海婆之後就不太好了。我不怪他，只怪上海婆。我們這個家，其實是給上海婆弄壞的。以前，我是一家之主；現在，上海婆爭着發號施令。唉，講來講去還是一句話：我的命不好！強仔不娶上海婆，我的日子就不會這樣難過。做人全靠運氣，運氣好，想甚麼有甚麼，不由你不信。前天，我在隔壁肥婆處打牌，三隻七萬搭一隻八萬，叫三飛，下家打七萬，我開槓，槓上摸來一隻八萬，爆棚！……」

警察問老太婆：「你們今天搬家，搬去甚麼地方？」

老太婆眉頭一皺，瞪大眼睛盯着警察，好像沒有聽懂警察的話意，也好像不知道應該怎樣回答。頓了頓之後，用痰塞的聲調說：「強仔沒有將地址告訴我。前幾天，強仔與上海婆在房內講的話，我也聽到一點，只是不很清楚。上海婆講話的聲音很低，像蚊叫。我將耳朵貼在門縫邊，只聽到上海婆幾次提到一個灣字。香港許多地名都有灣字：柴灣、筲箕灣、銅鑼灣、深水灣、淺水灣……不，不會搬去淺水灣的。淺水灣是闊佬住的地方，我們不是闊佬，當然不會搬去淺水灣。柴灣新屋多，許多人都搬去柴灣居住。上海婆不喜歡柴灣。一定不會搬去柴灣。我們住在筲箕灣時，強仔常唱『英雄被困筲箕灣，不知何日上中環』，怎會搬回筲箕灣去住？我猜想會搬去銅鑼灣，因為上海婆喜歡逛公司，銅鑼灣有的是百貨公司，要逛，從早逛到晚都有得逛。逛百貨公司就是花錢，沒



有錢，有甚麼好逛。上海婆不做工，花的是強仔辛苦賺來的錢。強仔日做夜做，賺錢不容易。上海婆……」

警察問老太婆：「你的兒子答應甚麼時候來接你？」

老太婆用左手掀起大衫，右手從內衣小袋中掏出一瓶白花油、扭開瓶蓋，倒一些在手指上，先擦太陽穴；然後擦鼻孔：「強仔要我看過電影後坐在這裏等。散場後，我就坐在這裏等。現在，九點半那一場也散了，強仔還沒有來。強仔以前說話一句是一句，娶了……。唉，我在這裏已經坐了七八個鐘頭，強仔為甚麼還不來？會不會被汽車……」

警察問老太婆：「你一定餓了，跟我到差館去吃些東西，好不好？」

老太婆給自己的猜想嚇得心慌意亂，聽到「差館」兩個字，索性哇的一聲哭了起來：「不！我不去差館去！我們中國人生不入官門，死不入地府，我不去差館去！……強仔要我在這裏等，我一定要在這裏等！我只有強仔一個兒子，怎麼可以不聽他的話？……強仔話哂是我疴出來的，我一定要聽他的話。……我不會聽上海婆的話！……上海婆在別人面前說我口水多過茶，真是笑話，香港地有這麼多不順眼的事，怎麼不講？譬如，風濕陳的女兒阿珠今年十九歲，滾圓的面孔，大眼睛，櫻桃嘴，皮鼻又白又光滑，左頰還有一個酒窩，真是人見人愛。阿珠有個男朋友，好得像用糖漿粘在一起的，去年在榕樹頭認識另一個男人後，她就煩了。這件事，說來就有一匹布那麼長……」

警察對老太婆說：「阿婆，跟我到差館去吃些東西吧。看樣子，你的兒子不會來接你了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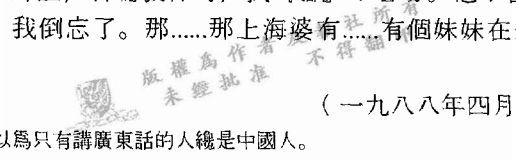
老太婆淚如泉湧，一邊用手背揩去臉頰上的淚水，一邊像被人刺了一針似的叫起來：「我不餓！不要吃東西！我不去差館！我一生沒有進過差館！強仔也沒有進過差館！上海婆有沒有進過，我不知。像她這種女人總有一天要進差館的。強仔直心直肚腸，是個老實人。他不來接我，一定有原因。……會不會被汽車撞倒了？香港汽車多，過馬路……」

警察對老太婆說：「只要他們不離開香港，我們總有辦法找到他們。」

老太婆對警察投以疑惑的目光，再一次開口時，聲音抖得厲害：「甚麼？……先生，你講甚麼？強仔和上海婆離開香港？……不，不會的。……強仔是我疴出來的，不要上海婆，也不會不要我！……他不會到外國去的，我沒有聽他們講過。……就算上海婆不喜歡我，他們也不會到外



國去的。那.....那上海婆是上海人，不是鄉里，我怎能和她同聲同氣？我中意打麻將，強仔也中意打麻將，上海婆只知道結冷衫、吃臭豆腐，連麻將也不會打。不會打麻將，做人有甚麼樂趣？打麻將，一半靠牌章；一半靠手氣，懂得看風水的人，落場前，先要察看麻將枱擺得妥不妥、座位是不是對準生財位。座位對準生財位，當然，不必移動；對不準，就要重新擺過.....。我不懂風水，打牌全靠運氣，運氣好，一樣贏大錢。強仔不懂風水，有時也會贏大錢。強仔中意打麻將，一定不會到外國去的。到了外國，牌癮發作時，找『腳』不容易。他不會到.....。先生，你不提，我倒忘了。那.....那上海婆有.....有個妹妹在外國開餐室！」



(一九八八年四月二十日)

(註)有些香港人以爲只有講廣東話的人纔是中國人。

